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二回 第四節

且說金頭虎昨日在桃杏林得了不少金銀，將兜囊俱都裝滿，選用手巾包了一個包兒，掖在腰間，白天這一天的工夫，將賈明給追得渾身是汗。此時來到樹林之內，聽說就要探王府啦，傻小子說道：「黃三哥，我身上這些銀子太重啦，怎麼辦呢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賈賢弟，那淫賊的金銀乃是不義之財，應當將此錢施散了就完啦，那能要這不義之財呢？」傻小子聞聽此言，遂將母狗眼一翻，說道：「給別人可不行，我還沒愛完呢。」

黃三太說道：「你可以將銀子藏起來。如不然到了王府，府牆高大，院子極深，你身上帶著那些東西，豈不耽誤事嗎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對啦，我將這銀子藏在樹林之內，完事我再來取。」語畢，遂往樹林深處走去，並對楊香五說道：「楊香五，你要偷著看我埋銀子，我可跟你滾滾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白給我，我都不不要。」金頭虎哈哈吧著羅圈腿來到樹林深處。一看那面還有蘆葦，往裡走著地皮已經軟啦，再要往前走，可就禁不住人啦。金頭虎遂拔下一字鑲鐵杵，刨了一個坑，將銀子埋好，口中還自言自語道：『真是好東西，無論幹什麼，沒他辦不了事。』他將銀子埋完了，又用杵將泥一平，扯過來兩縷葦子，係了一個扣兒，為的是回來好找。作完了記號，遂走出了葦塘，叫道：「楊香五，你猜我藏在哪兒啦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我管你藏在哪兒呢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扔在水裡啦。這回可輕點啦，白天沒將我累死，出了一天汗哪。」

眾人又休息了一會兒，天色已經到了二更來天，侯爺道：「天色已到時候啦，咱們起身吧。」大眾站起身形，就要奔王府。楊香五道：「黃三哥且慢。你們大家都沒吃過賈明苦子，我可上過他的當。他不論在什麼地方，要是不對他心意，他就亂喊亂鬧。等到叫人家知道啦，他先跑啦，他就不管別人啦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我這回不言語，你們叫我幹什麼，我就幹什麼，淨聽你們的，還不行嗎？」三太說道：「賈賢弟，進了王府千萬不許大呼小叫。王府不比別處，如果鬧出事來，關係非常重大。況且咱們就是十二位，若是叫人家拿了，連救應都沒有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決不惹亂子，黃三哥你就放心吧。」眾人這才奔王府而來。來到府牆東面，眾人舉目一看，府牆甚高，不似城牆一般，也沒有倒把磚，用飛抓搭住裡面牆，腳尖點牆，兩隻手捋著絨繩而上。眾人俱都上了府牆，一看裡邊，樓台殿閣，金碧交輝。金頭虎說道：「這是廟啊？」黃爺說道：「這乃是王府銀安殿。」侯爺說道：「當今萬歲駕座金鑾殿，王子駕座銀安殿。」十二位英雄躡房越脊，來到銀安殿南配殿上，伸手一摸，那瓦七寸寬，一尺四寸長。正恰巧王子張奇善夜升銀安殿，兩廊下俱都是杏黃紗燈。十二名王官，身帶綠皮鞣紅毛銅寶刀；十二名俱是古銅色跨馬服。再一看東廊下有二三十位，俱都是文質彬彬，身穿便服打扮，手拿團扇，看光景乃是台灣省的文官；西廊下俱都武士打扮，三十餘位，胖者殺氣，瘦的俏皮，年老的精神百倍，俱都是起起武夫，有千人之敵。

再看張奇善面向南而坐，他前頭這張桌子名叫鬧龍案。三面圍桌，左右圍桌，上繡龍出水，鳳離窩，團花朵朵；正當中、圍桌上繡著五爪金龍，下繡海水江牙。古銅色的大檯，腰繫黃龍絲帶，脅下配著一隻金背劈水電光寶刀，黃白的臉面，頷下半尺餘黑鬚飄灑。這十二位英雄身入王府銀安殿，好似打在了天羅網內，再想出離王府，勢比登天還難。

再說王子張奇善身後站著二人，左邊一人背後背著銀鋼，右邊一人九梁道巾，身穿八卦仙衣，腰繫火紅絲線，背後背定寶劍一口。一位招討大帥二千歲石朗，一位是台灣省的大謀士王道修。此時銀安殿上鴉雀無聲，只見張奇善忽然站起身形，回頭叫道：「石賢弟！」二千歲控背躬身道：「王駕千歲，有何吩咐？」張奇善道：「賢弟，此次上大清國去，可稱得起順利。要是別位去，總得一個多月，兄弟你怎麼廿多天就回來啦？」

二千歲答道：「臣將差事裝在車內，臣扮作保鏢之人，假作了幾桿鏢旗。臣乘坐騎，趕車的俱都是臣當差之人。曉夜兼程，所有保護犯人的差官，俱都馬步全軍內挑選的，每日能行二三百里。陸行騎馬，水路坐船，晝夜不停，是以甚速。到了大清國地界，因有鏢旗，無人阻攔，差事物件俱都送到十三省總鏢局，將三寶與飛天鼠秦尤以及轎車，都送與勝英了。勝老鏢頭千恩萬謝，對臣說道：『這場官司完了，親身到台灣面謝，此生不忘大恩大德。』」張奇善聞聽，捋鬚一笑：「哈哈！這位勝老達官便宜了。」列位，王子張奇善與文武官員說話是低聲的，不能大聲喊嚷。說到送秦尤至大清國，交與了勝英，哈哈一笑，說話可就洪亮了。金頭虎賈明遂對大家說道：「你們全都聽見沒有？他罵勝三大伯呢，他說勝三大伯好佔便宜。我下去抽他兩個大嘴巴子，將他趕走了，我也作幾天皇上吧。」

黃三太一聽，趕緊擺手說道：「賈賢弟，千萬不要造次。這乃是王府，能人甚多。滴汗如雨，哈氣如云。你要是下去，就休想逃走。不但一人被獲遭擒，連我們大家也得被獲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看看你的德行，你也要作皇上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說著玩呢，我上你們身後頭藏著去，我哪兒也不去。」語畢，遂走至大家身後。此時大家正在南配殿上臥伏著，竊聽正殿內王子張奇善說話，金頭虎由眾人身後暗暗的就可下了配殿啦。

因為配殿距離正殿甚遠，說話聽不真切，金頭虎要上正殿上去竊聽去，遂下了南配殿，來到正殿後。一看大殿太高，上不去，金頭虎著急罵道：「小子們蓋這麼高的房子，我也上不去。」金頭虎罵著街，在殿後來回走。抬頭一看，只見前邊有一個梯子，金頭虎用手一摸，那梯子還用布裹著呢，金頭虎自言自語道：「舊磨了我的衣服，還包著布呢。」原來王府中辦喜事，高搭彩棚，用杉槁綁的梯子，辦完了喜事，將彩棚折啦，那梯子還沒拆呢，單單叫金頭虎遇上啦。他這才順著梯子，就可爬上大殿去啦。到了大殿之上，金頭虎向下一看，更看不見裡面啦，聽話也聽不著啦。因為大殿前出廊，後出廈，往殿內看，那能看得著呢？金頭虎心中說道：「楊香五小子，常用兩腳掛著屋簷，身體探下去，向屋內觀看，我也跟他學，要是平常的瓦，可掛不住我，這窮房子的瓦真厚，准能掛得住我。」金頭虎思索至此，遂走到瓦簷，慢慢將身子先順下一半來，然後鬆了手，雙足一著瓦，金頭虎這個樂子可大啦，就聽得撲咚一聲，金頭虎掉在大殿前邊。金頭虎由正殿上掉下來，用兩手摸著屁股，喊道：「小子們蓋這麼高的房，將爺爺屁股給摔啦！」眾兄弟在南配殿上看得真切，黃三太說道：「可了不得啦，賈賢弟怎麼跑到大殿前邊去啦？嘴裡還罵街呢。連咱們十一個人，一個也跑不了。可有一宗，咱們十二個人可是一同來的，又不是奉恩師之命，然後咱們完全回去了，就將他留在台灣，咱們怎麼去見恩師？要走你們走吧，我與賈賢弟禍福共之，我決不能走。」

楊香五說道：「您若是不走，我們十個人誰肯拋下您與賈明呢？我們誰也不能走啦。」

且說金頭虎掉在殿前大聲喊叫，銀安殿上文武官員俱都毛骨悚然。但是張奇善不吩咐拿人，誰也不敢動手。武的俱各壓刀，可不敢出來拿人。張奇善聽得外邊有人喊叫，遂單手一拍龍案，一個箭步由殿上縱到外邊，伸手壓刀，咯吧一聲，繡簧響亮，借著紗燈觀看，明亮耀眼，猶如電光一般。王子張奇善來到金頭虎面前，一看金頭虎的長相，張奇善將刀還鞘，哈哈大笑，心中說道：「就憑你這樣長相，也敢黑夜之間進了王府。」遂對金頭虎問道：「什麼人在王府擾鬧？」金頭虎一看張奇善由打殿內往外縱的時候，說道：「好小子，還會飛呢？我是拿賊的。」張奇善一聽，不由怒從心頭起，說道：「真有你的，上我王府拿賊來啦？」說著話，上邊用拳二晃，底下一腳奔金頭虎踢去。您道，金頭虎專以力氣敵人，見張奇善的腳到啦，遂喊道：「好小子，上邊虛晃，底下真踢。」不但不躲，用大肚子奔腳迎去啦。要是平常人，賈明可以用肚子將人家碰個筋斗，那張奇善上山擒猛虎，下海捉蛟龍，武技超群，真有萬夫不當之勇，金頭虎哪裡是張奇善的敵手？這一腳正踢在賈明肚子上，賈明一退兩退，撲咚鬧了一個大屁股墩子，坐在了塵埃。口中喊道：「好小子，大力神哪？」方要爬起來，張奇善一伸手，將冲天杵抓住。金頭虎一晃悠腦袋，沒晃悠出去，喊道：「真有力氣呀！」張奇善往前一拉，將金頭虎拉了一個狗吃屎，一抬腿將金頭虎腰眼踩往，叫道：「王官們捆上他。」

這王官們聽得王子張奇善吩咐，這才出殿用繩捆傻小子，此時張奇善還踩著他呢。金頭虎自己將胳膊向後一背，說道：「不用

踩著，給你們捆。」王官將金頭虎胳膊捆上，又要捆腿，張奇善說道：「不用捆他的腿，他乃是無能之輩。將他推到殿上去。」眾王官將金頭虎推到了殿內，立時張奇善入座。眾王官喝道：「跪下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大清國之人，那能在台灣給人家跪著？那個多丟人哪。」張奇善坐在上面問道：「你來到台灣拿賊，你有公文嗎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沒有公文。」張奇善又問道：「我看你這樣不像官人哪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咱是保鏢的，咱不是官人啊。」張奇善問道：「鏢行我有一位朋友，你可知道？」賈明說道：「鏢行有名的，沒有咱們不知道的。你說吧。」王子張奇善道：「提起此人，大大有名。想當初孤曾與此人共席談話。那時節我還沒占守台灣呢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你說吧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此人姓勝名英，字子川，乃十三省總鏢頭是也。」賈明聞聽，將狗眼一轉，心中暗想：他與我三大伯是朋友，弟兄相稱。我若是說是我三大伯的徒姪，他就占了我的大輩啦。想至此處，對張奇善說道：「那還不知道嗎？勝英那是咱磕頭弟兄。」張奇善一聽，遂吩咐道：「速將綁繩解開。」王官等一聽，此人說與神鏢將勝爺是磕頭弟兄，武的用袍袖遮著臉暗笑，文的用團扇遮臉好樂。又聽王子張奇善命與解開綁繩，遂過來兩名王官給賈明解繩。金頭虎說道：「勞駕勞駕，解開吧。」王官這才將綁繩解開。張奇善又命王官：「給金頭虎搬個座來。」那王官遂給金頭虎搬過來一個座，放在龍案前邊，金頭虎並不客氣，遂一屁股坐下，兩旁文武官員莫不暗笑。又聽張奇善問道：「你貴姓啊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咱是粗人，不會轉文，我姓上。」張奇善又問道：「台甫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又轉文，沒告訴你咱是粗人嗎？咱沒有名號，小名叫三輩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上……」說至此處，可就不向下說呢，遂改口說道：「原來是上鏢頭。閣下來到敝省有何公幹呢？是勝老達官派你來的，還是大清國官面派你來的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跟你商量一件事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上鏢頭有何事相商？請當面言講吧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先站起來，你將胳膊背在背後去，先將你捆上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捆上孤家有何用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將你捆好，我將你扛著走，扛到大清國，我進北京城，找我們皇上去，將你交到我們皇上手內，皇上必得給我一個官做。那時節咱們就抖起來啦。」張奇善一聽，氣得顏色更變，渾身立抖：「孤家台灣水旱二千餘里，雄兵二十餘萬，戰將幾百員，孤家自縛叫你扛去？你看看你扛得去嗎？你一句人話不說，你怎麼來的台灣？你怎麼過的關津渡口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傻小子，你打算就是我一個人哪？你看看南配殿上，還有十一個人呢。」張奇善抬頭一看，果然南配殿有十數人。張奇善大怒，心中暗道：「勝英啊，勝英啊，我待你情高義重，將秦尤捉住，將國寶誑到我的手中，俱都給你送到十三省總鏢局。恐其路上有失，特派我之大帥石朗護送，連轎車都送給你啦，你不知恩報德，你反倒派人擾鬧我的王府！你好沒有天良，稱得什麼俠義？」王子張奇善思索至此，甩大髦，用手壓寶刀。這一壓刀，張奇善「啊啣」一聲，叫道：「不好！石賢弟，我的寶刀沒有啦。」張奇善顏色更變，心中暗想：他們鏢行的人，南配殿上尚有十一個人，這一定是老勝英遣人臥底探台灣。那老勝英與官面有聯絡，必是大清國命他設法擾我的台灣。我待老勝英恩高義重，他不想報德，還與我為仇作對。我明白啦，三國時水淹下邳，呂布被擒，先盜畫桿戟，後盜赤兔馬。這是先將我寶刀盜去，動手時我沒有傢伙，他們好將我擒獲。我若叫你鏢行之人走了一個，我就不是台灣王子張奇善啦。我豁出我台灣省十萬大兵，戰將百員，我非得與老勝英弄個你死我活不可。張奇善思索至此，鋼牙緊咬，一拍龍案縱出殿外，舉目向南配殿上一看，果然上邊有十餘位英雄。張奇善這才叫道：「鏢行之人，若是有名有姓的人，請下來與孤家動手。如不然，待孤家縱上殿去，一腳一個踢下殿來，我叫你們這群毛孩子插翅也難飛出王府！」列位，黃三太乃是性暴如烈火之人，如何聽得下去張奇善破口大罵呢？一時怒從心頭起，氣向膽邊生，就要縱下殿去，要與張奇善在王府內較量輸贏。

張奇善為何痛恨鏢行這樣深呢？皆因為秦尤行刺欽差未成，被老美拿住，他苦苦哀求老美，老美將他放了之後，他就星夜奔台灣進三寶，以求安身之處。那秦尤來到台灣境內，見了水陸關口的官人，那官人一盤問他，他遂說道：「我是中華國的小民，特來貴省求見王爺獻寶，並有機密的大事。」官人遂將他帶到了王府，見了王官，述說了秦尤的來歷，那王官遂稟報王子張奇善，說道：「現有大清國小民飛天鼠秦尤，拜見王爺千歲，有國寶奉獻，並有機密的大事。」王子張奇善聞聽，遂與大帥石朗商議道：「現有大清國小民飛天鼠秦尤來見孤家，言說有機密大事，並有國寶奉獻。」大帥石朗說道：「這飛天鼠三字，就不是良善之輩。飛鼠盜倉糧，必不是好人，王爺別在會賢廳見他，王爺在待賓廳見他，臣在內室聽他說些什麼，然後再定奪收與不收之策。」王爺聞聽點頭稱是，遂傳與王官，王爺在待賓廳內候見。王官遂來至府門，叫道：「秦義士，王爺在待賓廳內候見，請秦義士就此進內面見王爺。」秦尤聞聽，心中甚喜，遂跟隨王官來至待賓廳。見了王爺，跪倒身軀行禮，口中說道：「久聞王爺大開招賢之門，招賢納士，四野豪傑，莫不歸順王爺，小民秦尤現有寶奉獻。」語畢，遂由腰間解下藍布包裹，用手打開，取出黃布包裹，說道：「此乃康熙萬歲九龍杯、九龍盞，正宮國母珍珠汗衫。小民夜入宮內，由多寶閣將此寶盜出，願將此寶獻與王爺，小民只求安身之處足矣。」語畢，將黃包裹遞與王官，王官接過，雙手遞與張奇善。

張奇善一看，真是光華奪目，甚為喜悅，方要將寶收下，就聽密室當中有人痰嗽，出來一位王官說道：「有請王爺。」王爺站起身形，遂叫道：「秦義士且候片時。」王子張奇善遂來至密室，見了石朗大帥。石朗大帥對張奇善說道：「適才臣見王爺甚愛此寶，莫非欲將此寶收留，與那獻寶之人官職嗎？」張奇善說道：「此寶價值連城，真乃世間罕有之物，孤家甚為愛惜。孤家擬將此寶收下，給那進寶之人小小的官職，元帥以為如何呢？」石朗答道：「那賊人既然是由多寶閣盜出此物，必然有原因，決不是無故前去盜寶。王爺問明他盜寶的來歷，倘若其中別有原因，那康熙皇帝乃是馬上之君，倘若知道盜寶之人落在台灣，必然動起交涉，那時咱若是護庇盜寶之人，必然動起干戈。台灣兵精糧足，國家澄平，為一個盜寶的賊人動起干戈，黎民塗炭，臣竊以為不可，未知王爺以為如何？」王子說道：「依元帥之意應當如何呢？」石朗大帥道：「王爺將他穩住了，將三寶誑到手中，然後問他為什麼盜國寶？他若是說出盜國寶的來歷，王爺就說他日無國法，台灣與中華素親善，必將他送回中華。他若動手，就將他拿了，打入轎車，連同國寶送往大清國，以表兩國之好。」王子張奇善點頭稱是，遂由密室出來。此時國寶在桌案之上，王子張奇善遂交與王官道：「將此寶拿到密室，收藏起來。」那王官將國寶拿走，張奇善遂對秦尤說道：「秦義士盜取國寶，其中別有原因，還是專為送與孤家呢？」秦尤聞聽，得意洋洋的就把如何陷害勝英，如何刺殺欽差，如何被人拿住，大清國無有容身之處，故此來到台灣獻寶，願效力王爺駕下，永遠不回大清國。張奇善聽畢，在上面冷笑兩聲，遂叫道：「秦義士，你太日無國法了！用心陷害好人，無父無君，孤家豈能容留？沒有別的，我也不在台灣治你的罪，我將你送到大清國，國寶交與勝英原案。」秦尤在下面一聽，當時就是一怔，遂說道：「秦某前來獻寶。王爺收則收下，不收則將寶交還，秦某再逃向別處避難。」張奇善在上面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秦尤你是走不了啦。」秦尤聞聽，不由得心中大怒，遂由包袱內取出匕首尖刀。眾王官不敢動手，那秦尤亮出匕首，直奔王爺，縱身一直向王爺面門刺去。王爺一伸虎腕，將秦尤右手捋住，一抬腿將秦尤踢了一個筋斗，吩咐王官：「將秦尤捆了。」王官動手將秦尤捆好，遂交到地面官，將刑具帶好收監。張奇善復又來到密室，與石朗說道：「誰去大清國護送秦尤與國寶呢？」石朗答道：「臣願往大清國走一遭。」於是暗暗將秦尤裝在轎車內，石朗扮作鏢行模樣，星夜送往大清國，交與十三省總鏢局，連轎車都送與勝爺。原來此事小弟兄完全不知道。他們由打侯家集來的，今天夜探王府，賈明被擒，賈明招出南配殿上尚有十一位呢，王子張奇善一想：這一定是勝英老兒探台灣，要奪取台灣。想罷，然後站起身形，一摸寶刀，那寶刀又沒有啦。所以張奇善更惱怒啦，一拍龍案縱出正殿，向房上一招呼，黃三太遂由南配殿上躍下，來到院中與王爺動手。

三太自己報了名姓，大聲叫道：「張奇善，你乃一省之主，為何口出不遜？大清國那有無名少姓之人？」王爺問道：「勝英是你什麼人？」黃三太答道：「勝英是我之恩師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原來是晚生下輩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好說晚生下輩。」

三太說著話，掄刀就要動手。張奇善說道：「你不用動傢伙，你就束手就擒吧，王爺若是跟你走上三個回合，就將台灣王讓給你啦。」黃三太亮刀向前進步，用了半個裏花，劈頭蓋頂，對著張奇善就是一刀。張奇善一下腰，向裡一跟步，將三爺手腕捋住，虎頭戰靴，一腳將三爺踢了一個筋斗，只聽啞啞一聲，單刀出手。張奇善叫道：「王官們，捆！」王官過來，將黃三太倒剪二臂綁好，將刀仍然給三太還於鞘內，二位王官架著，將黃三太推到二道銀安殿。那二道銀安殿大柁上有鐵環子，鐵環子上拴著繩子，

將黃三太倒剪二臂拴在繩上，兩足踏地，將胳膊可給吊起來啦。金頭虎在頭道銀安殿上看得明白，叫道：「我的姥姥，並不是我不成，原來黃三太也不行。」金頭虎語畢，遂向東面上文官那邊退去，又叫道：「楊香五，你們十幾個人都不管我，難道你們還不管黃三哥嗎？」楊香五一飄身，由南配殿上縱下身軀，猶如一個團兒一般，就到了地下啦。張奇善一看，身體矮小，歪帶透風巾，人不壓眾，貌不驚人。只聽楊香五喊道：「呔！張奇善，你賢愚不分，將我黃三哥拿住，意欲何為？現有小毛遂楊香五在此。」說罷，亮出匕首刀，縱起身形，照心就刺。張奇善赤手空拳，以拳腳接架相迎，楊香五匕首刀遞不進去，一看張奇善果然藝業精奇，虛晃一刀，縱出圈外，就要逃走。張奇善在後面一跟步，揚手一掌，對楊香五頭上打去，這一掌將馬尾透風巾打掉，楊香五頭一暈，張奇善底下一腳，將楊香五踢一個筋斗，叫道：「王官們捆！」

照樣將楊香五推到二道銀安殿，吊在三太一處。第三位張茂龍一聲吶喊，縱下南配殿，口中叫道：「張奇善！你好不知自愛，你將我兩位師兄俱都拿下。現有鳳凰張七張茂龍在此。」張奇善一看，真是俊俏人物，眉清目秀，桃花臉雪白粉嫩，張奇善心中甚為愛惜。張茂龍練子錘往上一遞，張奇善將身一閃，讓過練子錘，張茂龍方要往回收練子錘，早被張奇善將錘練捋住，往前一帶練子錘，那張茂龍像小雞兒一般，臥伏在地，張奇善恐怕摔了張茂龍臉，趕緊將雙練錘向上一提。張茂龍的手一扶地，方要起來，張奇善向張茂龍腰間用腳一點，張茂龍復又臥伏在地。王官過來捆了，仍然推到二道銀安殿，將鏈子錘給纏在腰間。此時紅旗李煜一見張茂龍被擒遭獲，不由得一聲吶喊，縱下南配殿叫道：「張奇善你為何連拿我三位師兄？」說著話練子槍抖起，直奔張奇善面門點去。三四個照面，被張奇善一腳踢倒，王官捆了，推到二道銀安殿去了。金頭虎大聲喊叫：「禿老美！就是你的能為大，你還在上頭忍著嗎？你手中的練子槍無敵天下，這回你試試吧！」侯爺一聽，一飄身縱下南配殿：「張奇善休要逞能！今有千里獨行俠侯華璧在此。」張奇善一看，就是一愣：此人腦皮錚亮，手使九節練子雙槍，穿一身綢子褲褂，精神百倍。侯爺的練子槍吞吐撒放，潑風八打，與張奇善戰了有十幾個回合，被張奇善將九節練子槍捋住，一腳踢去，侯爺練子槍鬆手，也被王官拿住，仍將練子槍纏在腰間，推入二道銀安殿去了。金頭虎又喊道：「師兄歐陽德你還不下來嗎？」歐陽德跳下南配殿，亮出鋼刀，口中叫道：「唔呀，臭豆腐！你連拿了我五六個朋友，今有歐陽德在這吞兒裡。」說著話，與張奇善動手，未走幾個回合，被張奇善一腳將刀踢飛。歐陽德轉身要跑，背後一腳踢了一個筋斗，王官過來捆了，推入二道銀安殿去了。最後高恒下來動手，三五個照面，也被拿住。十一位英雄俱都被獲遭擒。

金頭虎在頭道銀安殿一看不好，自己說道：「我得逃走。」他這才一縱身形，上了東配殿。原來王爺如不吩咐，沒有人追趕。石朗用大斃就追，王子張奇善叫道：「石賢弟你要如何？」

石朗說道：「臣要捉拿此賊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十二個被孤家捉住十一個，你要再將他拿住，誰給大清國送信去？」石朗說道：「王爺您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。這傻東西連一句人話都不曾說，台灣省關津渡口，他豈能過得去呢？今天不送到王駕面前，明天准能將他送到王駕面前。」張奇善一聽，連連稱是，遂吩咐道：石賢弟趕緊派人乘騎快馬，與關津渡口傳諭，凡見此人者，不准攔阻。並將此人相貌曉諭把關之人，如有攔阻者，按軍法治罪。」石元帥這才派了四名王官，到處送信，不准攔阻賈明出關。賈叨由打台灣省橫行無忌，平平安安出了台灣。

不表石元帥派人曉諭地面關津渡口，且說張奇善叫道：「石元帥，你說勝英俠肝義膽，仗義交友，你每年去大清國一次，你都是誇獎勝英的為人。現在你將秦尤與三寶都送給勝英，這是多大的情面？勝英不但不以朋友相交，反派人前來臥底，暗探台灣，與孤家為仇作對。」石朗元帥遂對張奇善說道：「王駕千歲，臣往大清國送秦尤與三寶，在鏢局子之內，一百多位相見，並未見著這十二位的面。想必這十二位不是鏢局之人，也未可知。或者果是鏢局之人，他們來時尚不知道臣將秦尤與國寶交還勝英。現在這些人俱都被擒，王爺何不招來盤問？」王爺怒氣衝衝道：「將那第一名黃三太，第二名楊香五，第三名張茂龍，第四名李煜，先將他們四名帶上來。不許推推擁擁，看不起人。」王官下去來到二道銀安殿，抬頭觀看十一名被獲之人，蹤影皆無。王官慌忙走至王子張奇善駕前，叫道：「王駕千歲，大事不好！」王爺忙問道：「何事？」王官說道：「那被獲之人蹤影不見，樑上繩子俱被割斷。王駕聞聽，不覺愕然，叫道：「石賢弟，咱們台灣省必有重要之人與大清國鏢行之人勾串，要謀奪孤家的台灣省。如其不然，外來的人決沒這樣快，幾句話的工夫，竟將十一個人救走。」王爺說著話，一拍龍案，眼前喝水的茶杯，竟蹤影不見。原來王子張奇有一個心愛的茶杯，乃是白玉的，裡面刻著兩條翡翠的龍，倒下水時，龍在裡面猶如活的一般，是以王爺時刻不離，最為珍愛。王爺這一拍龍案，向龍案上一看，那茶杯竟不翼而飛。王爺遂對石元帥說道：「孤家的玉杯何在？怎麼一時沒有了？石賢弟，你們在我身旁，時刻未離，別人不知，難道你還不知道嗎？」石元帥答道：「適才王爺擒賊，臣等隨在駕後拿賊，是以臣等不知失杯之故。」王爺聞聽，長歎一聲道：「寶刀在孤家身上帶著丟了，尚且不知，何況桌上之物？石賢弟呀，留神孤家項上的人頭。」

君臣正在談話之際，就見龍案向上懸起來了，張奇善心中明白，盜刀之人未走，君臣正在一怔神之際，就看龍案圍桌簾嘩啦翻起，由打龍案底黑糊糊一物，平身縱出，這一縱就縱到了殿外，又一縱上了南配殿外。張奇善看得真切，一拍龍案，跟蹤縱到殿外，一看此人縱上南配殿而去。張奇善遂大聲喊道：「盜刀之人哪裡逃走？想要離開王府萬萬不能。」說著話，縱上南配殿。只見前面那人手提著衣襟，將臉遮住，也看不真切所穿的衣服是皮的還是棉的，看著毛兒烘烘。張奇善方上了南配殿，那人已經到了三層大殿；張奇善跟著上了三層大殿，那人又跳到塵埃；張奇善方跟到地下，那人又縱在四層大殿上去了，站在大殿殿脊之上，仍然用衣襟遮著臉面。張奇善穿的是厚底虎頭戰靴，方縱到大殿之上腳剛踏殿，就見那人向後一翻身，只聽得噯噯咯噯一陣響聲，張奇善跟到前廈一看，此人蹤影不見。

張奇善站在四層大殿之上，不由得呆呆發怔，心中暗想：此人太快啦，孤家眼看著他奔前廈滾下來啦，怎麼追到跟前竟追丟了呢？思索至此，遂歎了一口氣，無精打采，回到了銀安殿。見了石元帥說道：「賊人被孤家追丟了。」石元帥問道：「怎樣追丟了賊人？」王爺遂將四層殿上追丟了賊人的情形，向石朗說了一遍。石元帥說道：「王爺上了賊人的當啦。那大殿乃是前出廊簷後出廈，賊人滾到簷前，將身形繃在廊底下椽上啦。」王爺聞聽，恍然大悟，遂叫道：「眾王官們趕緊提著燈籠，去到四層殿廊簷下捉拿賊人。」比及眾王官來至四層殿一看，哪裡還有個人影兒呢？且說張奇善當時在銀安殿上對石元帥說道：「明日賢弟傳令，派七員大將，帶領馬步三軍，先查城內，後查四鄉村莊，如有收留黃三太等十一人者，按叛反治罪，滅門九族。」石元帥說了一聲：「遵令。」第二日發下人馬大隊，台灣省被十二位英雄鬧得天翻地動，暫且不提。

單說金頭虎賈明，由王府奔命逃出，正在更深夜靜，也辨不出東西南北，金頭虎遂奔一條南衙街走去。方進了南衙街，就見前面查夜的官兵提著燈籠迎面走來。金頭虎一看，心中說道：「不好不好，要乾。前面官兵要看見我，我就逃不了啦。佛祖保佑我回大清國，給佛祖燒香上供。」列位，金頭虎看見官兵啦，官兵其實也看見金頭虎啦。那查夜的軍官向衙街裡一看，就看見金頭虎冲天杵啦，那軍官遂對兵士說道：「前面這人就是王爺方才傳令放行的那個人，你們看看是冲天杵不是？」

眾官兵一看，果然是梳冲天杵小辮的矮子，那軍官遂帶隊奔別的巷口去了。金頭虎一看，查夜的不進衙街啦，金頭虎自言自語道：「還是我賈明造化大，祖上德行也大，官軍沒有看見我，他們奔別的衙街去啦。」金頭虎看官軍去遠，遂爬起來出了衙街口，又向東南走去。方才穿過了兩個衙街，只見前面又來了一隊查夜官。金頭虎趕緊伏在地下，心中祝念佛祖保佑，千萬別叫官軍看見我。其實官軍早看見他啦，這隊查夜也奔別處去啦。金頭虎又起得身來，繞著彎又跑，一氣兒跑到了城門。金頭虎一看城門那兒正有官軍演操呢，金頭虎說道：「這回可壞啦，官軍在此處正堵著門口演操，我可怎麼過去呢？」金頭虎可為了難啦，也不敢往前走啦。正在此時，那軍官可就看見金頭虎啦，那軍官一看金頭虎的長相，正是王爺傳令放行，不准阻攔的那個梳冲天杵小辮的。那軍官心中暗道：「這小子伏在地下，還以為我沒看見他呢。要不是王爺有令，你飛也飛不出城去。」那軍官看他伏地地下，連動也不敢動，不由得心中暗笑，遂將軍隊向城門兩旁退去，閃開了有半里遠。金頭虎一看，可歡喜啦，自己暗道：「這真是佛祖靈驗，將他們的眼都給蒙上啦，我這麼大一個人，全都看不見啦，他反將軍隊調開城門半里地遠。」金頭虎滿心歡喜，爬起身

來，直奔城門走去，走到離著城門不遠，金頭虎可不敢走城門，城門也沒開呢，金頭虎順著馬道爬上城去，爬到城頂上用飛抓抓住倒把磚，順著絨繩下來。此時天色也就要亮啦，金頭虎也看不出東西南北來，也不知出的是哪個門，來到護城河，方要換水衣水靠，自己又說道：「別換衣服啦，一會兒時候天亮啦，再叫人拿住有多冤哪，好容易逃出了城，這就算到了大清國啦。」金頭虎也沒換衣裳，雙手一分水，下了水內，破風踏浪覺到岸上，將靴子脫下來，擰了擰水，將身上衣服抖了抖，拚命的就逃下去啦。金頭虎跑了半天，天光也亮啦，只見太陽由南邊出來啦，金頭虎一看太陽，可辨出方向來啦，原來金頭虎出的是南門，直奔南方跑去啦。台灣的道路又不好走，金頭虎一奔南方跑去的時候，淨走的是深山，樹木交雜，極其不好走，金頭虎一看走得不對，原來愈走離著大清國愈遠啦，遂自己罵道：「混蛋！」自己一生氣，又打了自己兩個嘴巴子。復又說道：「臨危過河的時候，你要求佛祖保佑，領著奔大清國走，管保不能走錯啦。這一下子白跑了好幾百里地，有多冤哪。」賈明坐在石頭上休息了一會兒，用手一摸兜囊，金頭虎遂說道：「哎呀，可壞啦！連王母娘娘的銀子和我自己的銀子，全都埋在草塘子裡面啦，連一文都沒有。大清國離此處還遠著呢，我拿什麼吃飯住店？此時天光也亮啦，要是黑夜，先找一個財主偷點銀子吃飯。這可怎麼辦呢？唉，發愁也是不行，我先走到有人煙的地方再說。」

金頭虎遂辨別了方向，向北方繞著走下去了。方走出深山來，就見前面黑暗暗的一片樹林，金頭虎心中歡喜，說道：「這可好啦，我先奔這片樹林子去，過了樹林子，必有人家。」

前面這片樹林子乃是平地，不是山道啦，金頭虎直奔樹林子而來。來至樹林北面一看，原來有一片莊院。金頭虎直奔了莊村，進了莊村一看，有一家座東向南大瓦房，如一片清水一般。金頭虎走至門前，一看有一副對聯，是紅地黑字，刻好了的對子掛在門上的。上聯都寫的是什麼呢？金頭虎不認識。下聯倒認得兩個字：「南北」，橫額四個字，金頭虎認識兩個：「無雙。」金頭虎看完了，心中明白啦，原來此家姑娘沒有婆家，媽媽守寡，要不然怎麼寫著無雙呢？不用問啦，那兩個字必是「孤寡」，放在一處念，就是「孤寡無雙」。這樣的大財主，家裡連一個男子都沒有，我要弄他兩個錢作盤費，那是准成。列位，這副對聯，上聯乃是「腳踢條河兩岸」，下聯是「拳打南北二京」，橫額是「蓋世無雙」。金頭虎是醉雷公，不認識字，胡批一陣。原來此家乃是鋪把勢場子的一家財主，武藝超群，名震天下，與王子張奇善對兵不鬥將，南半壁的成名人物。金頭虎是全然不知，硬要訛詐盤費。且說金頭虎一看黑漆大門錚光瓦亮，門外打掃得乾淨異常，清雅潔靜，連一片樹葉兒都沒有。金頭虎用手一推大門，原來大門關著呢，天光方亮的時候，人家還都沒起來呢。金頭虎不用手推門，用腦袋向大門上撞去，金頭虎正撞著門呢，就覺得肚子裡一陣疼痛，皆因昨天分了聖母娘娘好些銀子，賈明一路胡吃，落花生蝦雞雞魚爛肉，吃了一肚子，然後再喝點涼水，此時肚子一陣疼痛，原來是要出恭。

金頭虎一看，台階上面非常乾淨，說道：「這兒出恭倒乾淨，還省得走別處去，回來人家開開門找不著我。」金頭虎將褲子往下一脫，對著大門嘍哧拉了一大灘。金頭虎吃的多拉的多，拉了一台階，拉完了也不擦屁股，將中衣往上一提掖好了，然後對著大門用力撞去。金頭虎油鎗冠頂的工夫，撞門比砸的都響，叭叭叭，一連就是二十多下，裡面的人可就聽見了。金頭虎還正撞著呢，就聽裡面門門嘩啦一聲，門分左右，大門開處，現出一人，只見那人頭上烏紗經線網子繡頭，裡邊兩個抓髻，荷花色大蝴蝶的牌子，外襯五色線燈籠穗，杏子眼，通鼻樑，瓜子臉，長就的女相，年在十三四歲，身穿生絲羅的兩截大褂，青綉綉褲子，福字履，鑲緞的鞋。此人將門一開，方要往外伸腿，將腳又撤回去了，說道：「這個狗真可惡，大清早晨在門前拉屎。」遂叫道：「家人在哪裡？趕緊打掃去，用石灰滲乾了。」金頭虎母狗眼向上一翻，說道：「你怎麼開口傷人哪？」

那位少年拱手說道：「我怎麼開口傷人啦？您不要多心哪。我說這狗真沒有出息，專在門前拉屎，如果不留神一邁腳，就得踩人一腳狗屎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小子，你瞎了眼啦？你為什麼說是狗屎呀？」那位少年學生答道：「莫非是你拉的屎嗎？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不但是我拉的，還不能白拉，你還得給拉屎錢。我沒有盤費錢啦，你給幾兩銀子。」學生聞聽說道：「你要在這門口擾鬧，你也沒拿耳朵摸摸，若不是我天倫時常教訓我，我將你雙腿立刻砸折了。倘論人物，南走一千，北走八百，在家門口吃虧讓人，對於鄉親鄰里存一分厚道。你還不快滾開，要不然少爺教訓你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時常教訓你的話，你倒記著呢，養不教是我的錯，我既然教訓你啦，我就沒有錯啦。」學生一聽，氣得渾身直抖，說道：「你是成心擾亂我？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我不是成心，我假裝著玩呢。」金頭虎心中暗道：「我將這小孩子打哭了，然後我在影壁牆上就撞頭，我就說小孩打了我啦，我不活著啦，我非撞死不可，叫你們家打一場人命官司。他家大人一害怕，必得給我幾個錢，我再走就有盤費啦。」金頭虎想到此處，一伸手奔學生打去，口中說道：「小子，我先抽你一個大嘴巴子。」學生往旁邊一閃，金頭虎就抽空啦。少爺說道：「喲，聖人門前你還要賣百家姓嗎？」

學生遂解紐子，摘香串。金頭虎一看，人家裡面穿的是荷花色的短靠，金頭虎說道：「原來你是外邊文雅呀。好啦，咱倆滾滾吧。」兩人遂在大門道內揮拳，金頭虎一遞手，少爺一怔，心中說道：「好俊的羅漢拳哪。」金頭虎向來愈打愈鬆，三十六招羅漢拳打完了，就沒有玩藝啦。三十六招完了之後，伸手亂抓，上前就摟，拳來了用腦袋就頂。少爺說道：「這是什麼把勢呀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就是這個玩藝，要是叫我抓上就不輕。」金頭虎被少爺擠得連著直往後退，退來退去，可就退到影壁牆了。少爺打了金頭虎幾拳，踢了他兩腳，反將少爺手腳震得生疼。少爺心中暗想：這小子原來是金鐘罩護體，這小子是踢場子來啦。既然是踢場子來的，必得給他一個厲害。將金頭虎擠到了影壁牆邊，少爺上面虛晃兩拳，底下對準金頭虎襠中就是一腳。少爺心想：這一腳踢在他的腎囊之上，就將他的腎囊給踢碎啦。皆因為鋪把勢場遇著踢場子的，打死白打，少爺也氣急啦，金頭虎連一句話都不說，所以少爺才下此毒手。哪知道金頭虎比猴都靈，早就提防著這一招呢。金頭虎一看，少爺上面的拳是虛的，就說了話啦：「小頭虎可辦不了，踢上就乾啦。」少爺的腳到了，金頭虎一個旱地拔蔥，就縱起來啦。皆因為金頭虎是童子功，要不是童子功，擠在牆上啦，就縱不起來啦。少爺用力太猛啦，未提防金頭虎會這一手，心想這一腳將他送姥姥家去就完啦，哪知冷不防他縱起來啦，少爺這雙腳，可就吃了苦子啦，直接著就踢在影壁牆上啦，就聽叭一聲，影壁牆裡的水磨磚，被少爺這一腳踢裂了三塊。金頭虎兩足著地，說道：「咱倆人是癩拐李，把眼擠，你賺我，我賺你。」少爺這一腳沒踢著金頭虎不要緊，少爺的鞋也裂啦，襪子也震破啦，金頭虎還跟少爺說便宜話。少爺雖然鞋破啦，仍是一拳緊過一拳，金頭虎一看少爺鞋破啦，精神可就來了，劈掛腿，迎面掌，緊跟著將把勢又都想起來啦。

少爺與金頭虎正在打得難解難分之時，就聽裡面一聲痰嗽，來到外面叫道：「龍兒，大清早晨跟誰呀？家門口動這個幹什麼？」少爺聞聽，趕緊虛晃一拳，縱出圈外，垂手站立，不敢多言，那老者對著少爺惡狠狠的瞪了兩眼。金頭虎一看，這位老者精神百倍，面帶威風，金頭虎心中說道：「原來不是孤兒寡婦，家裡有人哪。不用說這老頭也會把勢，這個小孩非是他教的武藝不可，這小孩我都打不過，這老頭我更不行啦。」金頭虎想到這裡，一看小孩在旁邊垂手站立，不敢言語，金頭虎又來了主意啦，心說：「我要是不說話，等老頭一問小孩，小孩說了實話，老頭非毀我不可。我先說幾句謊話，教老頭將小孩喝旁邊去，我就挨不了毀啦。」金頭虎思想至此，遂對老頭作揖行禮。老頭趕緊還禮，言道：「您為什麼與犬子生氣，動起手來？壯士看在老夫的面上吧。」金頭虎心說：有門，老頭真和氣，小孩不敢說話啦。遂說道：「老頭，咱是外鄉人，來到您這寶地啦，咱還敢生氣嗎？皆因為方才我走到您這門口啦，我一看您是一家大財主，我是走路沒有盤費錢啦，我打算在您這兒求一頓飯吃，好前去趕路？一推您的大門，您大門還沒開呢，我就在門口等候開門，出來人我好說話。方才您那少爺就將門開啦，他開開門就蹲在門前出恭，我一看乾乾淨淨的台階，我過來就勸，我說：『少爺您別在門前拉屎，在門前拉屎有多骯髒。』少爺言說：『你管不著，這是我們自己門口，想拉就拉。你這不是多管閒事？』少爺將屎拉完了，愈說愈有氣，對著我面門上就是一個大嘴巴子。行路的外鄉人哪敢惹禍呀？被少爺打急啦，這才還手。」少爺在一旁氣得嘴唇都白啦，心中說道：這小子真會倒打一耙，大清早晨我這是遇著喪門神啦。

金頭虎跟老者將此話說完，老頭對著少爺呸的一口唾去，大聲說道：「畜生愈長愈不像樣啦。」少爺也不敢分辯，恐其天倫再

怒上加怒，還得受一番重責，惟有低頭忍受，暗罵金頭虎而已。老頭說道：「壯士不要生氣，犬子無知，您多原諒吧。養子不教父之過，您到裡面喝碗茶吧。」金頭虎順口答道：「喝您一碗吧。」老頭本是一句客氣話，原是虛讓他，他當實啦，喝您一杯吧，老頭怎麼還能說不行？金頭虎遂提小包裹跟著老頭往裡就走。來到客廳，分賓主落座，金頭虎將小包裹往桌上一放，就將桌子砸得咕咚的一聲。老頭一看，這包裹裡是傢伙呀，遂問道：「您是哪一行發財呀？」金頭虎答道：「跟你說吧，咱是大清國的賣珠寶玉器的，來到您這台灣賣紅貨來啦。」

老者說道：「原來是賣紅貨掌櫃的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不敢哪。」說著話，從人獻上茶來啦。金頭虎一看，茶碗裡飄著幾根茶葉棍，水黑青色的，金頭虎一喝，清香味美，真好啦，遂對從人說道：「好喝好喝。再斟一碗，再斟一碗。」從人又給金頭虎倒了一碗。老頭又問道：「掌櫃的，你貴姓啊？」金頭虎答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我是粗人，您別轉文，轉文我可不懂。我姓上啊。」老頭又問道：「台甫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又轉文，買賣人沒有名字，我小名叫三輩。」老頭說道：「原來是上掌櫃的。閣下作買賣是初次到台灣，還是每年必到台灣一次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咱是初次到台灣哪，要不然，怎麼將紅貨都扔了呢？皆因為道路不熟，住店起早啦，迷迷糊糊從店裡走出來啦，除去山就是山，在山裡就亂轉一回，愈轉山愈多。我也走累啦，忽然間失了腳啦，就將我掉在山澗裡啦，紅貨匣子順水就走啦。幸虧我會幾步水，覺上山坡，要不然貨也失啦，人也回不了大清國啦。」老頭看金頭虎說話東拉西扯，愈看金頭虎的長相愈不像買賣人，方才金頭虎向桌子上放一字杵的時候，將桌子砸得咕咚的一下子。老頭遂問道：「上掌櫃的，你這包裹裡大概是傢伙吧？」金頭虎笑道：「老頭你真好眼力，可不是傢伙嗎。」老者說道：「紅貨掉水裡，你的傢伙怎麼沒掉水裡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傢伙在身上背著呢，沒掉下去。紅貨匣子在胳膊上挎著，所以掉下去啦。」老頭向賈明一笑，說道：「我看你這樣打扮，不像買賣人。要是賣紅貨的，不能身帶傢伙。」金頭虎一聽，將母狗眼一轉，沖天杵一晃悠，說道：「老頭真瞞不了您，您真是高明。我本來不是賣紅貨的呀，告訴你實話吧，我乃是保鏢的。」老頭聞聽，說道：「保鏢的？要提起保鏢來，後面拙荆的裹腳條子，都是保鏢來的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後面有妖精？」老頭說道：「不是妖精，是老夫的內人。老夫房產地業俱都是保鏢來的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原來咱是一家人哪。」老頭又說道：「上掌櫃的，鏢行我有一個朋友，你可知道？」賈明說道：「老頭你問鏢行之人，只要有點名氣，沒有咱不知道的。」老頭說道：「提起此人，大大有名，乃是江蘇鎮江府十三省總鏢局的，姓勝名英，字子川，號稱神鏢將的，我那勝三哥。你可曾認識嗎？」賈明一聽，又矮下一輩去。我勝三大伯，是他老三，我還得管他叫叔叔？那我可不乾，向來我不願當小輩。金頭虎思索至此，一晃悠沖天杵小辮，狗蠅眼一翻：「勝老鏢客那怎麼會不認識呢？那是咱磕頭的，是我勝三哥。」老頭聞聽，離了座位叫道：「原來是賢弟到了。龍兒過來，見過你的老叔。」少爺賭氣走將過來，向賈明作了一個揖。金頭虎說道：「得啦，小子，不用磕頭。」